



特別
^21
2782
2



門 21
號 2782
卷 2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四

靈隱詩蹟

古吳墨浪子撰

西湖十景是蕪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兩峰插雲。三潭印月。雷峯夕照。南屏晚鐘。柳浪聞鶯。花港觀魚。以至亭臺樓閣。古剎名山。何處不留名人之題詠。為何詩蹟二字。獨加之靈隱。蓋靈隱之詩。一字一句。皆為千古所不磨。故不留蹟。而蹟自留也。你道這是甚麼詩。也不是明。也不是宋。元也。還不是五代。乃是初唐時人。姓駱名賓王。乃浙江金華義烏縣人。這人生來有些夙慧。七歲上便

西湖佳話 卷之四

昭和十年二月六日 購求

能賦詩。不但能賦。出語定然驚人。至於爲文。落筆千言。直有倒峽瀉河之勢。及長成了。大有聲名。同時還有個盧照鄰。王勃。楊炯。與他共稱做盧駱王楊四才子。那時王勃曾在滕王閣作賦。盛爲海內所稱。故駱賓王嘗對人說。若論才名。吾愧在王前。耻居盧後。其自負也如此。旣入仕。初爲的是侍御史。十分榮顯。不期那時唐高宗皇帝晏了駕。武則天太后臨朝。初還恐人議論。立太子爲帝。後見人心自屬。遂將帝貶到房州。竟做了女主。自稱金輪皇帝。漸漸將唐家宗室子孫殺戮殆盡。駱賓王一時看不過。遂上疏請立廬陵王爲帝。不宜反唐爲周。武則天見了。不勝大怒。遂貶駱賓王爲臨海丞。武則天旣貶了駱賓王。恐怕又有人縱此有言。遂嚴刑重罰。欲以箝天下人之口。不知天下人之口。雖被他箝了。然人心不平。箇箇懷憤。早惱犯了一個將軍之怒。這將軍也姓李。名敬業。原是箇有血性的男子。因受了唐家爵祿。見武則天身爲唐朝后妃。承恩受寵。隆重無比。今一旦反唐爲周。大悖倫常。不覺忠義激發。遂訓練精兵。竟犯帝關。又恐天下人溺於聞見。不知其罪。因知駱賓王是箇大才子。又見他爲則天所貶。要來他做一道檄文。以討其罪。因遣人到臨海。將駱賓王竟請到軍中。此時駱賓王一肚牢騷無處發泄。要他做檄文。正中其懷。遂

提筆來朗朗烈烈為李敬業代做了一篇道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曾以
更衣入侍治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攻讒狐媚偏能
惑主踐元后于暈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于國之于別宮賤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失虛俠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
漦帝后識廷之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豈
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志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白
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含諸之接
靡窮江浦黃旗尾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
衝而南斗平嗚則山岳崩頽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于語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壞之士未竟六天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
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天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自此檄文一出傳遍天下誰不發武后之罪誰不慕敬業
之忠思量舉義相從一日此檄傳到武后御前武后細細
讀去讀到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兩句忍不住以
袍袖掩口而笑再讀到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
句便不覺動容驚問道此檄文是何人所作左右稟道這
就是日前上疏被貶做臨海丞的駱賓王所作武后聽了
再三歎息道我貶他他道他是箇庸臣誰知他有才如此
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此宰相之過也駱賓王這道揚文雖

然做得妙可以感動人心爭奈武則天反唐爲周這十八
年原是天意李敬業的人力如何爭得來舉兵不多時早
一敗塗地李敬業既敗了駱賓王豈能使他獨存自然要
走得沒踪沒跡了武后果然放他不下再三叫人物色有
人說他死在軍中了又有人說他逃回義烏去了又有人
說他削髮爲僧了尋了年餘那裡有箇影響武后也只得
罷了正是

撥亂應須忠勇全

心忠無勇也徒然

傲文縱是高天下

馬到旗開便可憐

駱賓王平昔最愛的是靈隱此番竟隱于此絕不露一些

形蹟那靈隱的可愛在何處。略表一二便知。離城西十二里。高有九十餘丈。周圍亦有十二里。漢時稱為虎林。因有白額虎常在。階下。臨經至唐。以避帝諱。更名武林。其發源直自新安。從富春至餘杭。蜿蜒五百里。遂結脈于兩峯。三竺。這北高峯上有浮屠七級。遠眺則羣山屏列。湖山鏡浮。雲光倒垂。萬象俱俯。畫舫往還。恍若鷗鳧。其次則有烏門峯。石笋峯。香爐峯。獅子峯。蓮花峯。飛來峯。巖洞則有呼猿洞。玉女洞。龍泓洞。射旭洞。溪澗則有南澗。北澗。大澗。名泉則有月桂泉。伏犀泉。永清泉。倚錫泉。其最爲人所賞鑒者。惟冷泉寺之左右。多有詔室。如龍光菴。白沙菴。石笋菴。茶菴。無着菴。松偃菴。更有勝閣。如望海閣。超然閣。永安閣。彌陀閣。雲來閣。俱是天造地設的。獨靈隱寺是晉咸和元年西僧慧理建造的山門。緊對着巉崖峭壁。門上一扁。是絕勝覺場。係葛洪寫的。景德四年改名香月林。還有白雲巖。松隱巖。天下叢林最著名的。莫過于此。門前就是冷泉亭。乃唐刺史元蕘所建。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真乃仙境。春之日。草碧花香。可以導和納粹。暢人懷抱。夏之日。風冷泉亭。可以蠲煩消暑。起人幽情。秋冬則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起。水與階平。坐而玩之物。無遁形。亭前峭壁。皆鑿世尊羅漢。真是神工鬼斧。清溪內怪石昂藏。流泉

湍急。遊魚噴沫。碧藻澄鮮。臥可垂綸于枕上。坐可濯足于
牀間。自從這亭子造了。遊人。都要到亭子上。息足片時。說
些。超世拔俗的話。冷之一字。大有開悟人處。那亭子在首
不上。里許。有一峯孤石。可四十圍。山勢葱菁。石巒嵯牙。遠
遠望去。宛似一朵千葉蓮花。峯腰有一小洞。其口不過二
尺許。望之黝黝。巖峭峻。不可攀躋。此中有一白猿窟穴
在內。那白猿。還是慧理法師所蓄的。每見那白猿。臨澗長
嘯一聲。則諸猿畢集。人皆謂之猿父。好事者。施食以齋之。
聞呼即出。後人便建一猿臺。到了宋朝。有僧守一。或朝
或夕。每叩水魚數聲。那猿即便下來。與守一作伴。代守

一燒香換水。或洗菜擔柴。閒暇便與守一弈棋賭勝。凡事
俱也領會。只是不能言語。守一自有此猿。不但朝夕不至
寂寞。人來要看猿的。都有佈施齋餽。就是那老猿也。日日
有人持菓品來與他啣。忽一日。臨安知府。姓袁。名元來。遊
靈隱。到了方丈坐下。遂與老僧敘茶已畢。偶問道。寶山有
個呼猿洞。洞中有箇千歲猿。能知人事。可是真麼。老僧道。
靈性相通。人物無間。却是有的。老僧因請知府到冷泉亭
上坐了。隨喚支賓。到守一長老處。呼取老猿到亭上來。守
一連忙將木魚敲了三下。老猿即從洞中走出。守一道。本
府太爺要請你相會。只索去走一遭。老猿聽見。要他去見

太爺就把身子蹲了一蹲。頭搖了兩搖。却像有不欲去見的意思。守一道。凡事隨緣。豈容揀擇。先天一着。却要留心。守一道了。四句。那老猿也就隨了支寶。走到知府面前。兩手作一問訊形狀。隨轉身問訊了本山長老。知府也就覺道他靈異。長老道。還有靈異處哩。極會下碁。知府道。果然會下。可曉甚碁。長老道。不論圍碁。象碁。俱已精妙。知府心內道。天下國手。惟我稱尊。豈有猴子到好的道理。就命取碁子來。先把象碁擺上。老猿拱手讓知府起子。知府就把一個海中撈月之勢。絕頂一着。從來沒人贏得的。那老猿不慌不忙。走了幾着。也只平常。臨後幾着。知府着忙道。我

輸了。輸了。那袁知府平日極是高手。着着有解。此番或末容心算到。至極處。故此輸了。知府心裡又道。圍碁。我有仙傳。從來國手推讓。叫取圍碁來。着了一盤。鐵網勢。數到後來。老猿却輸了半子。知府大喜。又要再着一局。老猿播手不欲再着。知府對長老道。本府圍碁。原係天下第一手。老猿輸半子。也爭差不多。今要再着他。便作難。未免有些懼怯。煩你轉諭他再試一局。何如。長老便轉叫老猿再着。知府遂着起手。老猿將手格在右手。就將一子放在當心。知府暗笑道。從來無此一着。也便隨手應去。着到旬終。知府却輸半子。知府道。我二十年來。從無一局相對。今日不料

不將與老猿着得三盤却輸了兩次豈非怪事只恐外人
知我輸與異軍寧不可笑心中快快不將濟顛走近前來
把老猿頭上一摸說道

先天一着已多年

黑白盤中沒後先

今日天機殊太洩

有緣緣裡却無緣

道罷把手將老猿腦後一拍只見那老猿把頭點上兩點
挺然直立在基柱之側推來攘去全然不動仔細看之竟
像冰削成石琢就天台山上老僧峯一樣的知府驚訝稱
奇長老即命侍者取些乾柴將老猿駕起衆生念起往生
咒來立時焚化守一說偈道咄咄

斷峽哀公

傲來小友

不計年華

那知子丑

踢碎虛空

劈開枷紐

世外儻然

洞中藏醜

太液池頭

尋蓮覓藕

費了聰明

橋中途叟

一着仙機

阿誰參剖

口不談天

手能摩斗

却被頑仙

當頭一搥

大千淡身

從空作掛

急走急走

日已倒西

唱徹渭城

前途到西

嘆 八萬四千誰是你

世間沒有開花柳

守一道罷面回知寄笑這箇老猿可謂極有神通的了

如何被這和尚三言兩語一掌打死。但死得更奇。下火後明明看見他在雲端合掌作禮而去。也是一段公案。這是呼猿洞的後事。按過不敘。且說那駱賓王既無踪跡。則詩人中又少了一個才子。不期過不得數年。又出了一箇才子。叫做宋之問。這宋之問才子之名。知也不減于駱賓王。但此時見武則天女主臨朝。是縱淫慾。其他莫論。只朝臣中一箇張昌中。一箇張易之。二人最爲寵幸。那時宋之問年少才高。也動了箇望幸之心。因賦了一首明河篇。以寓意。武后見了。微笑道。詩意雖美。然只是兒有口過。遂不諂用。宋之問不勝憤息。遂棄官而浪遊于四方。以詩酒自娛。

一日遊到杭州西湖之上。南北兩山。迥歷一回。因愛靈隱寺飛來峯之形勝。奇石秀美。遂借寓于寺中。日夕觀玩。其妙原來靈隱後山最高。名曰鷲嶺。從下而上。殊費躓躓。而山上有泉。轉流而下。不煩衆僧之取汲。自能流至廚甕間。以供衆僧之飲。嶺面朝東。而日出正照錢塘之潮。隔城而望。如在目前。那時宋之問。題之不盡。愛之有餘。欲賦一詩。以占靈隱之勝。奈境界雄者雄。而幽者幽。可以入詩者。應接不暇。從何處題起。一時苦吟。未得佳句。時值秋天。是夕月光皎潔。松筠踈。泉石互映。宋之問不忍便睡。因而繞梅閒行。只覺樹影婆娑可愛。但秋氣逼人。微有寒色。不覺信

口吟一句道

嶺邊樹色含風冷

宋之間偶然觸發吟了這一句正想著再吟一句合成一聯佳句不期一時再對不出因而口裡念着這一句只在殿前走來走去忽見殿上琉璃燈下蒲團之上有一個老僧在那裏打坐見了宋之間也不起身只覺他苦吟不就因忍不住問道年少郎君既要吟詩風景只在口頭何用如此苦搜宋之間聽了不覺暗自哂驚道除了盧騷王楊我也要算做當今一個才子怎麼這老和尚開口就整薄起來欲要呵叱他又見他說話雖苦感悔而風景只在口頭之言却大有意思但問道師父莫不也會吟詩麼那老僧却漸答道老僧詩雖不會吟但只一句早已代郎君對就了也宋之間聽見他說對就了暗笑道不知對些甚麼出來因對了何不念與我聽那老和尚因念道

石上泉聲帶雨秋

宋之間見老僧對句幽清不覺驚喜道老師父原來是個詩人我弟子失敬了請起奉揖上座又問道老師父既出口便成想胸中定然頭頭是道我弟子見靈隱泉石秀美欲賦一詩以紀其勝雖說只在口頭却一時拈不出只做得首二句在此請教老師父不知可還能為我再續一聯

否老僧道首二句可念來宋之間因念道

驚嶺鬱岩堯

龍宮鎖寂寥

老僧聽了也不假思索即隨口道何不以

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

宋之間聽了愈加敬服道老師父先輩雄才也弟子何能

及一二老師父既已露一斑何不卒成之以彰靈隱之勝

那老僧聞言畧不推辭欣然又續念道

桂子月中落

天香雲外飄

捫蘿登塔遠

剝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

冰輕葉

風鈴尚逗異

披對條塵鬢

待入天台路

看予渡石橋

那老僧不假思索信口念完宋之間聽了方纔服倒道老

師父佳作聲調雄渾摹寫曲折盡情自是詩壇名宿盧駱

王楊之儔也決非隱遠中偶然得句者不知為何遁知緇

流那老僧見問但微微歎息並不答應宋之間知其別有

深意也便不復再問但朝夕在寺中與他盤桓深相結納

暗暗細察方知他正是路賓王欲待再問他知他決不應

承因細細述武則天近日狂淫之事道只可借徐敬業事

不成帶累得駱侍御千古蘇心的一篇機文空作了殊令

西湖佳話
人悵悵那老僧聽了。不覺攢起眉來。說道此既往之浮雲。居士還只管說他箇甚麼。到次日宋之間。再尋那老僧閑談時。已不知何往。只待宋之間去後。那老僧方又回到寺中。此時寺中僧衆。因他有天香雲外飄之句。遂起了一所屋宇。名天香院。請那老僧住于其中。又過了許多時。一日無疾而終。皆相傳以爲得了正果。世雖屢更。却流傳下這一首詩。爲靈隱千秋生色。再無一人敢于續筆。所以謂之詩蹟。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五

古吳墨浪子搜輯



孤山隱蹟

嘗思人生天地間。既具鬚眉。復存姓字。是顯也。非隱也。所謂隱者。蓋謂其人之性情宜於幽。洽於靜。癖好清閑。不欲在塵世之榮華富貴中。泯沒性命。雖鳥獸不可同羣。置身仍在人間。而金紫非其所欲。栖心已在天際。故出處之間。托跡山林。而別揚一矚。曠逸之高風。所謂隱也。雖然。隱固一也。而隱之情。隱之時。與隱之地。則不一也。巢山之隱。是逃天下也。荆蠻之隱。是讓國也。沮溺之隱。是潔身也。七人

西湖雜言
之隱是避世也。卽賞菊思鱸皆有所感。若一無所感而但適情於幽間清曠之地以爲隱者。惟宋之林和靖先生爲最。先生名逋。表字君復。和靖是其謚號也。杭之錢唐人。其祖名克己者。曾出仕於錢鏐王。爲通儒學士。至於君復則少而孤。無所依傍。旣長則淡於好尚。但喜刻志而爲學。經史百家無不通曉。在真宗景德中。家居無聊。遂放遊於江淮之間。遊旣久。見人所逐之利。所趨之榮。與己頗不相合。況山水之明媚。多不及西湖。便急急回棹歸而高臥於家。但家貧乏經營。衣食之資有所不足。君復處之晏如。人有勸其娶者。又有勸其出仕者。君復俱不以爲然。因自思曰。人生貴適志耳。志之所適。方爲吾貴。然吾志之所適。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貴也。只覺青山綠水。與我情相宜。而鼓鐘琴瑟。未嘗不佳。以我志揆之。則落英饑可餐。笑舉案齊眉之多事。紫綬金章。未嘗不顯。以吾心較之。則山林偏有味。愧碌碌。因人之非。高和靖胸中。自存了此念。則那不娶不仕之志。已堅如石矣。又過了許久。只覺得城市中所見所聞。與疎懶不相宜。遂朝夕到湖上去。選擇一結廬之地。六橋淺而宜。兩峰孤高而僻。天然靈鷲已爲僧僚之藪。石屋樹霞皆藏道侶之真。遂一看來。環山疊翠。如畫屏。到于几案。一鏡平湖。澄波千頃。能豁今湖之勝。而四眺爽然者。

惟孤山。細察其山分水合。若近若遠。路蓋橋通。不淺不深。大可人意。遂決意卜居於此。因而結茅爲室。編竹爲籬。君復得此而居。暢懷不啻分封。由是朝置一樓。暮橫片石。相地栽花。隨時植樹。不三四年之間。而孤山風景已非昔日矣。凡遊湖者。莫不羨其居址之妙。而慕其隱逸之高。然和靖不知也。惟以作字題詩自適。其字善行草。體殊多別致。而爲詩孤峭澄淡。自寫胸臆。絕不襲人。身後故流傳至今。多爲人重。當日郡守薛映敬其人。又愛其詩。故政事之暇。便時常到孤山來。與之倡和。而和靖不亢不卑。恬然與之交。接卻未嘗入城。一投謁薛映亦諒之。愈加敬重。在和靖

絕不以貴介爲重。惟料理他自家的樂事。園中絕挑農李。魏紫姚黃。春蘭秋菊。月桂風荷。非不概植。而獨於梅花更自種。情高高下。下因山傍水。遶屋依欄。無非是梅。和靖所愛者。愛其一種。縞素襟懷。冷香滋味。與己之性情相合耳。自此月增月累。不覺恰好種了三百六十株。便想道。這數竟按着週天之數。一歲新米可以無虞。是天不絕我林君復之處。我之日給。何不氣以梅子所嘗之利爲定。則遂置一瓶。每一樹所獲之利。盡于便包。一包投于篋中。以三百六十枝所售之錢。作三百六十包。每日隨取一包。或一錢二錢。當日便使一錢二錢。若五錢。便使五分。總以梅價

之多寡為日用支給之。出門惟以詩酒盤桓其。句甚多。那最傳誦者有。

疎影橫斜水淺清

暗香浮動月黃昏

又云

雪後園林綠

水邊籬落總橫枝

又云

湖水倒歸疎影動

屋簷斜插一枝低

又云

蕊訝粉綃裁太俗

蒂疑紅蠟綴初乾

又云

橫隔片烟爭向靜

半粘殘雪不勝情

客舉數聯。幾將梅之色香情態摹寫殆盡。客有慕名來看梅者。和情亦不深。但有數字書於門板云。

休教折損

儘許人看

不迎不送

恕我癡頑

或有人問和靖曰。此公廬也。公之梅。公所賞也。雖不折毀。何輕令人竊其香色。和靖笑曰。竊固不該。相容却喜香色。未曾竊去。故樂得做一暢漢耳。梅花開後。誠恐非煮茗而細咀山色。則啣杯而深領湖光。朝霽看雲。夜良坐月。午睡足。弄筆晴窗。長吟短咏。只覺天地清明之氣。與西湖秀韻之容。祇供和靖一人之受用。而穰穰者竟不知也。人有慕名來訪者。竟欣然接見。絕不檢人辭避。但和靖之品。第原高。無論等閒流俗。不敢謁謁。即薄有才名。而相見時。無高論驚人。并一長可取者。遂掉卻步而去。惟意有可。

搜言有可合。或字畫。或詩文。可以相當者。方許往還。然可與相當的。能有幾人。故和靖雖不避人。而人多自避也。然而高僧詩友。亦嘗往還。和靖分因山水之好。多不在家。便想一法。買下仙鶴二隻。置之窟中。參養已馴。遂縱之入雲。少頃即歸入籠內。和靖大喜。道此猶吾子也。遂題一絕云。

春靜棋邊窺野客

雨寒廊底夢滄洲

是時四方貴客不遠千里而來訪和靖者甚多。奈何靖曠達襟懷。除梅花盛開之日。杜門不出。餘日則開放小舟。遨遊湖曲。竟日不歸。殊無定跡。守門童子皆不知其處。自有二鶴之後。又見鶴知人性。每欲飲食。便俯首長鳴于和靖

之前。和靖朝出暮歸。必引頸相迎。如有所依之狀。因戒童。子道。若有遠方客至。急切不能覓予。且請客稍坐。速放一鶴摩于空中。予若見鶴。便知有客至。即棹舟而還。庶賓客不致相左耳。天聖中。丞相王隨以給事中出知杭州。既至。聞知和靖之名。即親造其廬而訪之。王隨一見。即問道。處士何不出。和靖答道。非不出也。無出之才耳。王隨道。出須何才。和靖道上致。君下澤民。豈草野散人之所易及耶。王隨笑道。吾聞出處同一道。山林經濟。即是廊廟謨謀。和靖道。處之才。不過栽培花木。參養禽魚。以及吟咏山水耳。運雖不才。尚可於語句中。致其雅趣。王隨猶不以爲意。因對

園林佳致。遂分韻與之。角險見和靖吐辭恬淡。落筆高華。始歎賞道林君高名自有真也。見其所居富於圃而陋於室。因出俸銀重爲新建之。有巢居閣。放鶴亭。小羅浮。工竣。以啟謝于隨道。

自蒙惠緝。循苑改色。猿鳥交驚。不意至陋之窮。若獲此不朽之盛事。往者名賢鉅公。亦嘗願丘園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杆駕一式廬而已。從未有過回玉趾。歷覽堵環。當纒雜之益集。獵風雅之秘思。幸以廣載。始成編軸。且復構他山之堅。潤刊群玉之鴻。麗珠聯纒錯。雕鐫相輝。輦楠置佳音於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輝。

發斗牛之寶氣矣

自此和靖之高隱。愈重。早有人傳入帝京。祥符五年。真宗聞之。不勝稱羨。因降勅于府縣。令其賜與粟帛。常有郵之。和靖雖感聖恩。卻絕不以此驕人。人有勸之道。聖恩既待先生如此隆重。何不出而承之。更爲榮顯。和靖道榮顯虛名也。供職危事也。怎如兩峯尊嚴而聳列。一湖澄碧而當中。令予之飲食坐臥皆在空翠中。之爲實受用乎。况繁華夢短。幽冷情長。決不肯以彼而易此。因題詩於壁道。

山水未深猿鳥少

此牛猶擬別移居

直過天竺溪流上

獨木爲橋小結廬

和靖詩雖多奇句。大可名家。但隨就穢。隨卽棄之。或借之。道詩風雅物也。得入風雅而流傳之。詩入之榮也。先生佳句。大爲人賞鑒。堂錄存以示後。奈何等閒輕棄之。和靖笑曰。情景有會。不能自已。聊托詩以喻之。原非爲人也。況吾方晦跡。轉欲以詩傳名。豈不大相矛盾乎。侍郎李及出知杭州。爲人清介。簡重。惡時俗。輕浮。禁士女遊湖嬉戲。自亦足跡不到湖上。忽一日。天寒微雪。遽欲出郊。人皆道他作主湖頭。邀賓客爲高會。孰知其不然。單到孤山。來訪林處士。清談至暮而歸。和靖因不娶無子。而兄之子林峯。則再三教誨。遂登進士甲科。人有駁之者。道自身高隱。而教侄

登科。榮之耶。辱之耶。和靖道亦非榮。亦非辱。蓋人之性情。各有宜耳。宜則爲榮。不宜則爲辱。豈可一例論。是時和靖雖以隱自居。然梅堯臣嘗謂和靖之學。談道則孔孟。語文則韓李。趣向博遠。直寄適於詩爾。使之立朝。定有可觀。自此言一出。而人皆勸其當仕。和靖聽之。但付一笑而已。從此大隱之名愈振。故同時如范仲淹。皆有詩寄林處士。道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鐘下釣臺。猶笑白雲多自在。等閑爲雨出山來。其時名公如陳堯佐。梅堯臣。龔宗元等輩。皆有詩推贊和靖。而和靖視之。漠如也。惟以風花雪月。領湖上之四時。南

西海傳言
北東西訪山水之百美。初陽旭日洗眼拜觀靜寺晚鐘留。
心諦聽芳草多情看走。佛堤之馬晝長無事坐觀花港之。
魚烹泉不便暫入酒家倚樹多時閱過僧院緩步六橋受。
用荷香十里情期八月消磨桂魄三更花前小飲不喜同。
人柳外聽鶯何妨獨往。至于調鶴種梅又其性命也故和。
靖能高臥孤山而足跡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而從無一。
日不恬然自足誠甘心于隱而非假借也何以知之知之。
於其詩也詩云

強接俗流終返道

敢嫌貧病是欺天

文章敢道長千古

光景潭疑剝卻間

讀其詩字字皆以隱逸爲安。既老恐任與任孫不克全其。
志因自造一墓于孤山之廬側以見其歸隱孤山之緣先。
是祥符中天書見於承天門一時大臣如王欽若等皆請。
封禪泰山誇示外國此諛政也故和靖臨終曾題一絕句。
以自明守正之意兼譏刺當時詩云

湖上青山對結廬

墳前修竹亦蕭疎

茂陵他日求遺稿

猶喜曾無封禪書

題畢。躡出庭前將鶴撫摩。一回道我欲別去。南山之南北。
山之北任汝往還可也。又對滿林梅樹道三十年來享爾。
之清供已足矣。從此聽爾之舒放榮枯可也。一時無疾而

終時年八十三。徑宥任。孫大年。至謀安葬。不意和靖未隱。孤山時。曾客臨江。偶見臨江李諮。少年英偉。才思高華。雖舉進士。人無知者。惟和靖先生一見驚賞。况乃公輔之器也。李諮深感其知遇之情。後果入爲三司。至是忽罷三司。出爲杭州守。因思昔年林君復先生期許之言。借此到湖。上便可酬謝知已矣。自到任之後。公事一完。卽訪林君復消息。左右道林處士已死數月餘。李諮聞信。不勝驚悼。道我李諮承聖恩。賜我守。杭一則得以領略湖山佳景。二則便可請教君復先生詩。篇墨妙。不料仙游。我李諮何不幸至此。因爲絕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于其廬側。自營之。墓。

因求先生之遺稿。讀至先生臨終一首。不覺嘆服。道先生真隱士也。千古之品行。在此一絕中。遂將此詩勒石。并納于壙中。其時仁宗皇帝聞之。賜謚和靖處士。仍賜米五十石。帛五十疋。於其家以榮其大隱之名。後人思慕其高風。遂以其故廬立爲祠宇。後復徙神位于蘓堤。李鄴侯白樂天。蘇東坡。三賢詞內。合而爲四賢詞。至今祭享不絕焉。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六

古吳墨浪子搜輯



西冷韻蹟

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云出其闔都有女如荼。由此觀之。則青樓狹邪。其來久矣。然如雲如荼。不過形容其脂粉之妍。與夫綺羅之艷已耳。未有稱其色占香奩。才高彤管。可垂千古之名者也。故衾裯色笑。僅供片時之樂。而車馬一稀。則早已入商人之室矣。此其常也。孰知有其常而逸山水之靈。則又未嘗無其變。如南齊時錢唐之蕙小小者也。蕙小小本生於妓家。父不知何人。而母死門戶冷落。

風月中之滋味。已不識爲何如。卻喜得家住於西冷橋畔。日受西湖山水之滋培。早生得性慧心靈姿。容如西遠望。如生花白上。近對如帶笑芙蓉。到了十二三歲。土髮漸漸齊。而烏雲半挽眉。看是画。而翠黛雙分。人見了。不覺驚驚喜喜。以爲從來所未有。到了十四五時。不獨色貌絕倫。更有一種妙處。又不曾從師受學。誰知天性聰明。信口吐辭。皆成佳句。此時的西湖。雖秀美天生。還未經人力點綴。而道路迂遠。遊覽未免多勞。自西冷而東。至孤山。望斷橋止矣。欲泛湖心。必須盡舫。自西冷而西。一帶松杉。透透迤迤。轉至南山。沿湖不啻一二十里。步履殊勞。蘓小小此時年雖幼小。卻識見不凡。因自想道。男子往來。可以乘騎。我一個少年女兒。卻蹙金蓮。於何處。遂叫人去製造一駕小小的香車來乘坐。四圍有幔幕垂垂。命名爲油壁車。這油壁車。怎生形狀。有臨江仙詞一首爲証。

檀。裹。綠。雲。四。壁。慢。垂。白。月。當。門。雕。蘭。鑿。桂。以。爲。輪。舟。行。非。漿。力。馬。走。沒。蹄。痕。望。影。花。嬌。柳。媚。聞。聲。玉。軟。香。溫。不。須。窺。見。已。消。魂。朝。朝。松。下。路。夜。夜。水。邊。村。

自有此車斗一人推着。傍山沿湖去遊戲。自由自在。全不。畏人。有人看見。盡以爲異。紛紛議論道。此女若說是大人家的閨秀。豈無僕從相隨。怎肯教他出頭露面。獨坐車中。

西...
恁人飽看若說是小人家兒女。畢竟有些羞縮處。那裡有此神仙這般的模樣。大家疑疑惑惑。只管跟着車兒猜度。藉小小見了這些光景。也不回他長短。但信口朗吟道。

燕引鶯招柳夾途

章臺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訪

家住西冷妾姓蕪

衆人聽了。也還有不知其詳。但一時轟傳開去。已有細心看破他的行徑。便慕者慕。想者想。而不知涎垂幾許矣。但見他非尚鶯雛時。還燕乳。不敢使作蜂蝶之猖狂。然早自豪華公子。科甲鄉紳。或欲謀爲歌姬。或欲取爲侍妾。情願出千金不惜。紛紛來說。藉小小盡皆辭去。有一價娥。娥來

勸他道。姑娘不要錯了主意。一個妓家女子。嫁到富貴人家去。雖說做姬做妾。也還強似在門戶中。朝迎夕送。勉強爲歡。況以姑娘的才貌。怕不貯之金屋。藉小小道。娥娘之意。愛惜男女。可謂至矣。但甥女卻有一僻處。最愛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籠。止可坐井觀天。不能遨遊於兩峰三竺矣。況且富貴貧賤。皆繫於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今旣生於娼妓之家。則非金屋之命。可知矣。倘入侯門。河東獅子。豈不是處。三五小星。也須生。况况豪華非耐久之物。富貴無一定之情。入身易。出頭難。到不如移金谷之名花。置之日中之市。嗅於鼻。誰不憐香。

觸之目誰不愛。色千金一笑。花柳定自來爭。十斛片時風。月何曾肯讓。况香奩標美。有如釣餌。甜甜形管。飛聲不啻。溪桃片片朝。雙雙暮對對。野鴛鴦不殊。雖鳥春紅紅秋紫。紫假連理。何異桃夭。設誓憐新。何礙有如。皎日忘新棄舊。不妨視作浮雲。今日歡明日歇。無非露。水暫時有霎時空。所謂煙花情之所鍾。人盡吾夫笑。私奔之多事。意之所眷。不妨容悅。喜坐懷之無傷。雖倚門獻笑。爲名教所非。譏而惜。旅憐。鱗亦聖王所不廢。青樓紅粉。既有此狹邪之生涯。綠鬢朱顏。便不可無溫。柔之奇貨。由此想來。以甥女之才。一筆一墨。定當開楚館之玉堂。以甥女之貌。一笑一顰。普

少林嶼樓之金屋。納幣納財。不絕於室。秣駒秣馬。終日堪門弄艷。冶之心。逐風流之願。若能在妓館中。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豈不勝似在侯門內。抱憨癡之衾。擁迷瞞之被。做一個隨行逐隊之姬妾。甥女之志向。若此。不識姨娘以爲何如。賈姨聽說。不覺笑將起來。道。別人以青樓爲業。地原來姑娘到。看得人情世故。這等透徹。反以青樓爲學。士旣是主意定了。不消再說。待老身那裡去。尋一個有才。有貌的郎君來。與姑娘破瓜。就是了。藕小小聽了。也只付之一笑。正是

十分顏色十分才

豈肯風沉肯雨埋

自是桃花生命裡

故教紅杏出牆來

一日蘓小小乘着那油壁香車。沿着湖堤一帶觀玩。那些山光水彩。以這閒情。不期遇着一個少年郎。君騎着一疋青驄馬。金鞍玉鐙。從新橋灣裡出來。忽然看覓了蘓小小。坐在香車中。瓊姿玉貌。就如仙子一般。暗暗喫了一驚。想來。雖道塵世間能生出這等風流標致的女子來。因勒住馬。或左或右的。再三瞻視。原來蘓小小看見那郎君少年俊雅。也自動心。便不避忌。任他顧盼。馬在車左。蘓小小也便左顧馬在車右。蘓小小也便右顧。但彼此不便交言。蘓小小只得口吟四句道。

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冷松栢下。

蘓小小吟罷。竟叫人驅車而去。那少年郎君聽了。又驚又喜。早已魄散魂消。你道這少年是誰。他姓阮名郁。表字文生。是阮道之子。因奉父命。到浙東公幹。聞西州之美。故乘馬來遊。不期恰遇着蘓小小的香車。四目相視。未免留情。臨去又朗吟出結同心之句。那慾火生煙。那裡還按納得住。但不知是何等人家。再三訪問。方有人對他說道。此妓家蘓小小也。年纔十五。大有聲名。在城的貴公子。誰不想他慕他。但他出處風流。性情執拗。一時恐未許人攀折。阮郁聽了。暗想道。既係妓家。便不妨往而求見。縱不能攀折。

對此名花留連半晌亦人生之樂事也到了次日將珠玉錦綉備了百金之禮叫人捧着自仍騎了青驄馬繞着西北湖堤望着松栢鬱葱處直至西冷橋畔下了馬步到門前見花遮柳護甚是清幽又恐唐突美人不敢輕易扣門只在門前低回恰好賈姨從裡面開門走出來看見了因問道官人何事到此莫非不識桃源要問路麼阮郁見賈姨問他便忙上前深深一揖笑說道若不識桃源為何到此賈姨答禮道既識桃源卻是尋誰阮郁道昨偶在湖堤饒天之幸遇見一美人蒙垂青不棄臨行贈詩一首指出西冷之路故癡魂戀戀特備一芹妄想拜求一見賈姨道官人既要見舍甥女為何不叩門而開立於此阮郁道這等說。是美人姨母了。又作一揖道不是晚輩不叩門因初到於此無人先致殷勤。倘遂突然剝啄。只道少年狂妄。豈不觸令甥女之怒。故爾鵠立以候機緣。今幸遇姨母萬望轉達。定當圖報。賈姨道轉達容易。但舍甥女還是閨女。豈惹尙爾含葩。未必肯容人探。官人莫要錯費子心。情阮郁道。但求一見。為榮多矣。誰敢妄想巫山之夢。姨母請但放心。賈姨笑道。好一個憐香惜玉的情種。待我去通知。說罷。即回身入去。去不多時。出來道。舍甥女聞得騎青驄馬的官人來訪。就叫老身請官人裡面坐。但舍甥女睡尚未起。

不能倒曳金蓮。望勿見罪。阮郁道：蒙許登堂，則仙姿有望。便花磚柳轉，誰敢嫌遲。求姨母再報綉衾，不妨壓而睡足。說罷，方纔斜穿竹徑，曲遶松廊，轉入一層堂內。那堂雖非雕畫，卻緊對湖山，十分幽爽。賈姨送阮郁到堂，安坐了。他便去了。阮郁坐在堂上，明知窗外湖山秀美，他卻竟如未曾看見的。一心則想在美人身上。忽想道：美人此時定然起身梳洗了。又半晌，忽想道：美人此時定然粧罷簪花了。正想不了，忽見兩個侍兒，一個携着茶壺，一個捧着果盒，擺在臨湖的一張長條棹上。請阮郁喫茶。侍兒道：姑娘此時粧束將完，我們去請來相會。阮郁道：難為你二位了。可對姑娘說，慢慢不妨。我自品茶相候。只覺那茶一口口俱有美人的色香在內，喫下去，甚是心悅神怡。又坐了一個時辰，方看見前邊的那個侍兒，又捧出茶來，道：小姑娘出來了。阮郁聽見出來，忙起身側立以待。早一陣香風，蘓小小從綉簾中娉娉婷婷走出。但見

碎剪名花爲貌，細揉嫩柳成腰。紅香白艷，別生嬌恰。又鶯雛燕小，雲鬢烏連，雲鬢尖青，到眉稍漫道：姿態美難描，便是影兒亦好。

阮郁見蘓小小今日粧束，比昨日湖堤相遇的模樣更自不同。早喜得神魂無主。候蘓小小走下堂來，忙叫人將禮

物擺在堂上方躬身施禮道。昨幸有緣無心中得遇姑娘。仙駕又蒙垂青高吟同心之句歸時喜而不寐。故今日敢不避唐突之嫌。聊備寸絲爲敬。欲拜識仙姿。以爲終身之奇遇。還恐明河在望。不易相親。又何幸一入桃源。卽蒙邀迎如故。真阮郁之大幸也。姑娘請上。容阮郁拜見。蘓小小見之。謙讓有禮。又幣帛交陳。十分屬意。因笑說道。賤妾青樓弱女也。何足重輕。乃蒙郎君一見鍾情。故賤妾有感於心。而微吟示意。又何幸郎君不棄。果殷殷過訪。過訪已自叨榮。奈何復金玉輝煌。鄭重如此。可謂視詩菲如瓊枝矣。敢不趨迎。但恨粧鏡少疎。出遲爲罪。郎君請上。容小小一

拜。二人交拜畢。方東西就坐。茶罷。蘓小小道。男女悅慕。從來不免。何況我輩。但悵春未及時。花還有待。徒辱郎君之青目。卻將奈何。阮郁道。姑娘怎麼如此說。天姿國色。以不見爲榮。幸今旣蒙不拒。又辱款接如斯。則榮幸已出於望外。玉向璞含珠。猶內蘊誰敢不知進退。更作偷竊之想。那姑娘但請放心。小子領一茶。卽告退矣。蘓小小聽了。大喜道。郎君若如此相諒。便晨夕相對無傷也。何必去之太促。阮郁道。姑娘不見督責。小子敢大膽再留連半晌。得飽餐秀色而歸。使魂夢少安。便感恩非淺。蘓小小道。妾留郎君者。蓋蒙郎君垂顧。欲以一尊少伸地主之誼耳。若云餐秀

賤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聞言未免增愧。阮郁道。白玉不自知。潔幽蘭不自知。香惟弟之。餓心餒眼一望而明。若再坐久。只恐姑娘黛色容光。皆被我竊去矣。蘓小小微笑道。妾不自知。而郎君知之。可謂妾真知己矣。且請到松杉軒。傍妾臥樓之前。鏡閣之上。望望湖光山色。聊盡款曲。何如。阮郁道。本不當入室取擾。既姑娘有此盛意。我阮郁留一刻也。享一刻之福。何敢復以套辭。但些須薄物。望笑而揮入。無令疎此遺羞。蘓小小道。乍蒙垂顧。怎好便受厚禮。若苦辭。又恐自外。卻將奈何。阮郁道。寸絲半幣。大辱章臺。若再宣言。則愧死矣。蘓小小道。郎君既留。陪趙為妾作聲價。妾敢不拜嘉。以明用愛。遂命侍婢收入。郎邀阮郁到鏡閣上去坐。阮郁到了閣上。只見造得十分幽雅。正當湖面。闌一大圓意。將水紗糊好。就如一輪明月中。貼一對聯道。

明閣

新月

開窗放野雲

窻外簷端懸一扇。題鏡閣二字。閣下桃花楊柳。丹桂芙蓉。四圍點綴。得花花簇簇。在窻內流覽湖中景色。明明白白。無所不收。若湖上遊人。画舫。過到鏡閣之前。要向內一望。卻簷幙沉沉。隱約不能窺矚。故遊人到此。往往留有餘不盡之想。因中琴棋書画。無所不具。阮郁見了。更覺神飛。因讚道。西湖已稱名勝。不意姑娘此閣。又西湖之仙宮也。弟

何幸得蒙引入真僊伴也。蘓小小道：草草一椽，絕無雕飾。不過借山水為色澤耳。郎君直請之仙，亦有說乎？阮郁道：弟之意中，實見如此。若王何說，則無辭以對。蘓小小因笑道：對亦何難。無非過於愛妾，故并此閣亦蒙青盼耳。阮郁聽了，亦笑道：弟之心，弟不自知。姑娘乃代為拈出，姑娘之慧心，真在千秋之上矣。二人方問答合機，只見侍兒捧出酒餚來，擺在臨湖窻前。請二人對飲。蘓小小道：不腆之酌，不敢獻酬，以增主愧。望郎鑒而開懷。阮郁來意，自以得見為幸。今見留入秘室，又芳樽相款，怎不快心。總飲得數杯，早情興勃勃。看小小幾張，又四圍流覽一

期着。一首題鏡閣的詩，寫得甚是端楷。大有風韻。因念道：

湖山曲裏家家好

鏡閣風情別一窩

夜夜常留明月照

朝朝消受白雲磨

水真不動秋容淨

花影那垂春色拖

但怪看稍兼眼角

臨之不媚愧如何

阮郁讀完，更加驚喜道：原來姑娘佳作，愈出愈奇。然令人垂涎不已者，正妙在眉梢眼角。何以反言不媚，得無謙之太過乎？請奉一卮，因而對上。蘓小小笑道：賤妾謙之太過，既受郎君之罰，那君譽之太過，獨不該奉敬乎？因而也斟上一卮。二人止拖拖逗逗，歡然而飲。忽賈姨走來，笑說道：

好呀你二人竟不用媒了。阮郁笑道：男女同飲，雖近私，然尚是賓主往來。若紅絲有幸，還當借重於斧柯。焉敢無禮而輕於犯曉，以獲愆尤。說罷，大家都歡然而笑。蘓小因請賈姨娘入座，又飲了半盞。大家微有醉意。阮郁便乘醉說道：姨母方纔爭說，竟不用媒，卻像以媒自居。但不知婢母仗柯之斧，利乎不利乎？賈姨道：官人不消過慮。從然不利，天下斷無個破親媒人。官人若不信，可滿飲一盞，待老身面試。試與官人看，因篩了一大盃，送到阮郁面前。阮郁笑領了道：姨母既有此高情，莫說一觴，便醉殺了，亦所甘心。但斧柯前一敬未伸，如何敢勞面試？賈姨笑道：先試而後伸敬，亦未爲晚。阮郁道：既是如此，相信且須乾所賜看。是如何，遂拿起酒來一飲而盡。賈姨見了，甚是喜歡。因對蘓小小笑說道：賢甥女，你是個聰慧的人，有心作事，有眼識人，不是個背前面後隨人勾挑引誘，便可傾心之人。故我做姨娘的，有話當面直說。大凡男女悅慕，最難稱心。每有稱心又多阻隔。今日阮官人青驄白面，賢甥女皓齒蛾眉，感天作合，恰恰相逢。況你貪我愛，契洽殊深。若情到不堪空，然回首可謂錦片姻緣。失之當面矣。今所不敢輕議者，憐惜賢甥女，瓜期尚未及耳。然此一事做姨娘的也替你細細思量過了。你今年已交十五去二八之期，不遠若

待○到○其○時○婚○好○及○時○千○金○來○逼○何○容○再○拒○倘○不○得○其○人○而○
雲○粗○雨○暴○交○村○巷○之○歎○又○不○如○早○一○日○軟○軟○溫○溫○王○惜○香○
憐○寧○受○甘○甜○之○苦○矣○蕙○小○小○聽○了○忍○不○住○笑○將○起○來○道○姨○
娘○怎○直○言○至○此○想○自○是○個○過○來○人○了○阮○郁○此○時○已○在○半○酣○
之○際○又○被○蕙○小○小○柔○情○牽○擾○已○癡○過○不○能○自○主○恨○不○得○一○
時○卽○諧○了○花○燭○今○聽○見○賈○姨○娘○爲○他○關○說○又○見○蕙○小○小○聽○
了○喜○而○不○怒○似○乎○有○個○允○從○之○意○不○勝○快○心○因○篩○了○一○大○
觴○送○到○賈○姨○之○前○道○姨○母○面○試○文○章○十○分○精○妙○將○我○晚○生○
肺○腑○已○深○深○掘○出○卽○當○叩○謝○一○時○不○便○且○借○芳○樽○當○花○上○
獻○望○姨○母○慨○飲○賈○姨○道○老○身○文○章○未○必○做○得○好○卻○喜○阮○官○
人○批○語○批○得○好○自○然○要○中○主○考○之○意○了○蕙○小○小○道○上○賓○垂○
頭○當○借○西○冷○山○水○風○流○聊○勸○一○觴○姨○娘○奈○何○只○以○粉○脂○求○
售○無○乃○太○俗○乎○賈○姨○聽○了○連○點○頭○道○是○我○不○是○該○罰○該○罰○
遂○將○阮○郁○送○來○的○酒○一○氣○飲○乾○道○再○有○談○席○外○事○者○以○此○
爲○例○蕙○小○小○因○叫○侍○兒○推○開○紗○窗○請○阮○郁○觀○玩○湖○中○風○景○
阮○郁○看○了○雖○也○贊○賞○卻○一○心○只○暗○暗○的○對○着○小○小○時○時○偷○
窺○他○的○風○流○調○笑○引○得○魂○散○魄○消○已○有○八○分○酒○意○了○倘○不○
捨○得○辭○去○無○奈○紅○日○西○沉○漸○作○昏○黃○之○狀○方○勉○強○起○身○謝○
別○蕙○小○小○道○本○當○留○郎○君○再○盡○餘○歡○但○恐○北○山○松○栢○迷○阻○
歸○鞍○故○不○敢○強○爲○羈○絆○倘○情○有○不○忘○不○妨○重○過○阮○郁○道○未○

得其門尙思晉謁既已登堂便思入室何敢自外明晨定當趨侍說罷再三致意而別正是

美色無非自出神

何魯想着要迷人

誰知饑眼癡魂魄

一見何知更有身

阮郁乃當朝相公之子只貪絕色看得銀錢甚輕到了次日果備了千金納聘又是白金酌媒此時已問明了賈姨的任處故先到賈家送上媒資求他到蘓家去納聘你道婦人家見了日晃晃銀子有個不眉歡眼笑的略略假推辭兩句便收了道既承阮官人如此高情舍甥女之事都在老身身上包管錦叢叢香撲撲去被窩中受用便了阮

每道若能到此感謝不盡說罷

姨遂留阮郁坐下竟教

阮家家人捧了聘禮同送到蘓家去因暗暗對蘓小小道千金厚聘也相公之子貴人也翻翻弱冠少年也皎皎多情風流人物也甥女得此破瓜方不辱抹了從前的聲價日後的芳名請自思之不可錯過蘓小小道姨娘既諄諄勤勉料不差遲甥女無知敢不從命賈姨見他允了滿心歡喜遂將聘金替他送入為房便忙忙走回家報知阮郁阮郁聞報喜之不勝遂同賈姨到蘓家來謝先小小便治酒相款阮郁又叫家人去取了白金來以為花燭之費賈姨遂專主其事忙叫人選擇一個黃道吉日請了許多親

戚隣媪忙了正日。張燈結綵備筵。設席笙簫鼓樂雜奏於
庭。好不熱鬧。衆親隣都在外堂飲酒。惟蘓阮二人卻在房
中對飲。合盞之卮。自外筵散後。二人飲到半酣之際。彼此
得意。你看我如花。我看你似玉。一種美滿之情。有如性命
縈入夜。阮郁卽告止飲。思量枕蓆工夫。蘓小小卻羞羞澁
澁。借着留飲。左一極右一極。只是延捱。阮郁見小小延捱
情態。又是一種嬌羞。那炎炎慾火。愈加按納不定。無可柰
何。只得抵聲告求道。夜已深了。醉已極了。萬望姐姐垂情
容。小小到巫山去。少息何如。蘓小小那裡肯聽。竟有個坐
以待旦之意。還虧得賈姨走進房來。喚怪道。如此芳春良
夜。坐傍藍橋。不思量去。飲甘露瓊漿。怎還對此。麝麝癡癡。
強進豈不令花燭笑。人因叫侍兒將酒帶撤去。立逼着他
二人解衣就寢。小小到此際亦無可柰何。但半推半就。任
阮郁擁入羅幃而已。正是

雖日情願。卻未眉經慣。痛癢此時難辨。直驚得心頭
戰。誰知桃片。忽須更作踐。到得甜甜留戀。只思量
何會怨。右調霜天曉角

阮郁與小小這一夜。雖說千般憐萬般惜。然到那憐惜不
不得已之時。未免笑啼俱有。卻言得苦處少。樂處多。十分
恩愛。皆從此種出來。到了次日餽午。二人方纔起來梳洗。

賈姨早進房來賀喜。阮郁又再三向賈姨謝媒。自此之後。兩人的恩愛如膠似漆。頃刻不離。每日不是在西舫中飛觴流覽。那湖心與柳岸的風光。就是目乘着油壁香車。阮郎騎着青驄駿馬。同去觀望南北兩面峯之勝。築真個得成此目。不羨鴛鴦。已經三月。正在纏綿之際。不意阮郁的父親在朝有急變之事。遣人立逼他回去。二人那裡捨得。徒哭了數日。無計可留。只好叮嚀後約。匆匆而別。正是

陌路相逢信有緣

誰知緣盡促歸鞭

勸君莫錯怪人事

扯去牽來都是天

阮郁既去之後。小小一時情意難忘。便杜門不出。爭奈他

的芳名一向原有人羨慕的。今又得了相公之子千金為聘。這一番舉動。愈覺轟動人耳目。早有許多富貴子弟。探知消息。都紛紛到西冷蘓家來求。帳柰小小一概謝絕。只說到親眷家養病去了。卻又無聊。只得乘了油壁車兒。兩山遊玩。以遣悶懷。有幾個精細少年。見他出遊。知他無病。打聽得阮公子這段姻緣。是賈姨撮合的。便暗暗備禮。來求賈姨為媒。賈姨卻又在行有幾。凡來求他的子弟。必須人物俊雅。可中得小小之意。又姿揮灑。不吝有些油水。滋培的。方纔應承許可。若有些須不合。便冷冷辭去。但辭去的固多。應承的卻也不少。從此西冷的車馬。朝夕填門。

若說往來不辭。便當迎送爲勞。卻喜得蕙小小性情語默。比當道的條約還嚴。他若倦時。誰敢強交一語。到他喜處。人方踴躍追陪。睡到日中。啼鳥何曾驚夢。閒行月下。花影始得隨身。從没人突然調笑。率爾狂呼。以增其不悅。故應酬盃斝。交接儀文。人自勞而他自逸。卻妙在冷淡中。偶出一言。忽流一盼。若慰若籍。早已令人魂消。只感其多情。決不嫌其簡慢。故聲價日高。交知日廣。而蕙小小但知有風流之樂。而不知有拂逆之苦。以一錢唐妓女。而春花秋月。消受無窮。白面烏紗。交接殆盡。或愛其風流。或憐其嬌小。或慕其多才。或喜其調笑。無不人人贊羨。處處稱揚。他卻性好山水。從無暇日。若偷得一刻清閑。便乘著油壁車兒。去尋那山水幽奇。人跡不到之處。他獨縱情憑吊。忽一日。遊到石屋山中。煙霞岩畔。此時正是暮秋天氣。白雲低壓。紅葉滿山。甚覺可愛。小小遂停了車兒。細細賞玩。賞玩不多時。忽見對面冷寺前。有一壯年書生。落落莫莫。在那裡閑踱。忽看見了佳人。停車便有個要上前相問訊的意思。走不上三四步。忽又退立不前。蕙小小見了。知他進退踟躕者。定爲寒素之故。因下了車兒。輕蹙金蓮。迎將上去道。妾乃錢唐蕙小小也。品雖微賤。頗識英雄。先生爲何見而卻步。那書生聽了。不勝驚喜道。果是蕙芳卿耶。聞名久矣。

第恨識面無由。今幸相逢。卽欲仰邀一顧。又恐方鄉日接富貴。看寒儒未必入眼。故進而復退。不期芳卿轉下車。就語可謂識面。又勝似聞名。多多矣。蘓小小道。妾之虛名。不過墮於脂粉。至於梁夫人之慧心。紅拂女之俏眼。惟有自知。絕無人道。及今睹先生之斗儀。必大魁天下。欲借先生之功名爲妾一驗。那書生道。我學生既無李藥師之奇才。及無韓良臣之勇敢。蕭然一身。飢寒尙且不能自主。功名二字。卻從何說起。芳卿莫非失眠。小小道。當此南北分疆時。上求賢久矣。功名雖有。卻在帝闕。王都要人去取。先生居此荒山破宇中。功名豈能自至。還須努力。無負天地生

才。那書生聽見說得透暢。不覺傷心。大勸道。蒼天蒼天。你既覆庇群生。何獨不覆庇到我鮑仁。反不如錢唐一女兒。見憐之親切也。小小道。先生莫怪。妾直言。據妾看來。非天不培。只怕還是先生裁之不力耳。鮑生聽了。因跌跌脚道。方鄉責我。未嘗不是不知帝闕。王都動足千里行李也。無半肩。楞腹空囊。縱力追夸父。也不能前往。蘓小小道。先生若無齊治均平的大本嶺。我蘓小小風月行藏。便難効力。若是這些客途資斧。不過百金之事。賤妾尙可爲情。鮑生聽了。又驚喜道。芳卿何交淺而言深。一至於此。蘓小小道。一盼而肝膽盡傾。交原不淺。百金小惠。何爲深。先生不要

認錯了鮑生道。標榜一飯能飽幾何。而千秋同感。施得其人耳。何況百金。但恐我鮑仁。不肖有負芳鄉之知。我卻將何奈。蘓小小道。聽先生自道尊名。定是鮑先生了。若不以妓跡爲嫌。敢屈到寒門。叩申一敬。鮑仁道。芳鄉仙子也。所居自是仙宮。豈貧士所敢輕造。然說蒙寵招。自當趨承。敬請香車。先發容步。後塵。蘓小小說。上車兒。又說道。相逢陌路。萬勿以陌路而爽言。鮑仁答道。知己一言。焉敢自棄。說罷。便前後而行。不期蘓小小香車。纔到。已早有許多貴介。與富家子弟。或攜樽在他家坐待。或治席於湖舫。遣人來請的。紛紛攘攘。一見他到了。便你請我邀。喧奪不已。蘓小

小似一概回他道。我今日自作主人。請一貴客。已將到了。沒有工夫。可拜上列位相公爺們。明日領教罷。衆人那裡肯聽。只是請求不去。蘓小小便不理他。竟入內。叫人備酒。俟候不一時。鮑仁到了。見門前擁擠擠的僕隸。皆華麗異常。卻自穿着縐袍草履。到了門前。怎好突入。誰知小小早遣了隨車認得的童子。在門前等候。一見到了。便趕開衆人。直請他到鏡閣中去。小小早迎着說道。鮑先生來了。山徑巉巖。煩勞步履。殊覺不安。鮑仁道。珠王之堂。寒儒踞坐。甚不相宜。小小道。過眼煙花。焉敢皮相英雄。鮑仁道。千秋義俠。誰知反在閨幃。二人正說不了。侍兒早送上酒來。

對飲飲不多時外面邀請的又紛紛催迫小小雖毫不在意鮑仁聽了只覺不安因辭謝道芳卿之情已領至透骨人髓矣至於芳樽眷戀卽通霄達旦亦不爲長但恨此時此際眉低氣短不能暢此襟懷徒費芳卿之婉轉而觸蜂蝶之憎嫌到不如領惠而行直截痛快留此有餘不盡以待異日何如小小道妾旣邀鮑先生到此本當掃榻親薦枕衾又恐怕流入狎邪之私而非慷慨相贈之初心況先生堂堂國士志不在於兒女旣要行安敢復留遂於座後取出兩封白物送鮑仁道百金聊佐行旌靜聽好消息耳鮑仁收了近前一揖道芳卿之情深於潭水非片言所能

謝惟銘之五內而已說罷竟行小小親送至門而別是

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鮑仁旣去且按下不題卻說蘓小小送了鮑仁方纔次第來料理衆人衆人等得不耐煩背地裡多有怨言及見小小走到面前不消三言兩語只一顰一笑而滿座又早歡然故縱情談笑到處皆著芳香任性去來無不傳爲艷異最可喜是王侯之貴若憐他嬌惜他美便待之不啻上賓尤妙的是歡好之情若稍不濃畧不密便去之有如過客若莫苦於人家婢妾言非不工貌非不美淪於下賤安得自由怨莫怨於遠別妻孥望又不來嫁又下可獨擁孤衾

西海集言
淒涼無限。怎得知小小羅綺。遍身滿頭珠翠。鱸厭不甘。蠶嫌不暖。無人道其犯分。而不相宜。故小小自十五而至二十。這四五年。楚館秦樓之福。俱已享盡。四方之文人墨士。與夫仕宦名流。無不遍交。此時賈姨奔走殷勤。纏頭浣澗。也成了。一個家業了。每每稱羨小小道。甥女性情高標。為妓之論。雖一時戲言。做姨娘的。還不以爲然。到了今日。方知甥女有此拿雲捉月之才能。有此遊戲花柳之樂真青樓之傑出者也。蘓小小聽了。也只付之一笑。忽一日。有上江觀察使孟浪。自時年少多才。聞得蘓小小之名。只以爲是虛傳。不信紅裙中果有此人。偶因有事。西吳道過錢塘。

胸中原有一個蘓小小。橫在心頭。思量見他一面。便借遊湖之名。叫了人樓船一隻。作公館。備下酒席。邀了賓客。遂着人去喚蘓小小來佐酒。自恃當道官妓。女聞呼。必然立至。不期差人去時。蘓家一個老嫗。回道。姑娘昨日被出翰苑家。再三請去。西溪看梅。只怕明日方得回家。你是那位相公家。若要請我姑娘喫酒。可留下帖子。待他回來看。好來赴席。差人道。誰有帖子請他。是孟觀察相公。叫他佐酒。老嫗道。我家姑娘。從來不曉得做甚麼酒。既要做酒。何不到酒肆中去。斗一個。差人因蘓小小不在。没法了。只得將所說的話。一一回復孟浪。孟浪沉吟半晌。因想道。他既

是個名妓。那有此時還閉着的道。果不在家。想是實情。又分付差人道。既是明日來家。明日卻是要准來伺候。差人領命。到了次日。黑早便去。連蘓家的門還未開。只得且走了回來。及再去時。蘓家老嫗回道。方纔有信。說是今日要回。只是此時如何得能便到。極早也得午後。差人午後再去。還說不會回家。差人只怕誤事。便坐在門前呆等。直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見來。黃昏也不見影。只得等到夜靜更深。方看見兩三盞燈籠。七八個管家。簇擁着一駕香車兒。沿湖而來。到了門前下車時。差人忙忙要上前呼喚。只見蘓小小已酣酣大醉。兩三個侍兒一齊攙扶了進去。衆家人只打聽明白。說蘓姑娘已睡下了。方敢各各散去。差人見他如此大醉。行徑怎可一時羅哩。只得又回去。細細的稟知官府孟浪道。果是醉了麼。差人道。小人親眼看見的。三個丫頭攙扶他不動。實實醉了。孟浪道。既是真醉。再怨他一次。若明目再左推右托。便說他不過。及到了第三日。差人再去時。侍兒回道。宿醒未醒。尚睡着。不會起身。誰敢去驚動他。差人道。你快去說聲。這孟爺乃上江觀察使。官大着哩。叫了三日。若再不去。他主子又急。只怕還惹出事來。侍兒笑說道。有舍子事。和這士去逢了。不過罰兩盃酒罷休了。差人聽得。不耐煩。起來便走回船中。稟道。小人

那娼妓只睡着不肯起來。全不把相公放在心上。孟浪聽了勃然大怒道。一個娼妓。怎這等放肆。須拿他來羞辱一場。方快。又想道。自去拿他。他認我是客官。定還不怕。必須托府縣立刻拿來。方曉得利。差人到府縣去說。府縣得知。俱暗暗喫驚道。此人要律權。貴況且性情暴戾。稍有拂逆。定要口傷。叫人悄悄報知。蘓小小叫他速速去求。顯官發書解釋。然後青衣蓬首。去請罪。庶可免禍。若少遲延。便不能用情。侍兒俱細細與小小說知。小小聽了。還只高臥不理。到是賈姨聞知。着急怏怏走到床前。說道。這姓孟的人人都說他十分憊。勸你不要看做等閒。我們門戶人家。要擡起來。固不難。要作踐。却也容易。你須急急起來。打點不可被他凌辱。場把芳名損了。蘓小小道。姨娘不消着急。他這兩三日請我不去。故這等裝腔作勢。我無過勉強去走走。便罷了。何必打點。賈姨道。不是這等說。據府縣說來。連官府也懼他三分。又來吩咐。你求幾位顯官的書去。說個人情。你方可去請罪。若不是這等。便定然惹出禍來。蘓小小被賈姨只管瑣碎。只得笑笑。走起身來。道。花酒中的一時喜怒。有甚麼大禍。男女因力能貪眠。姨娘怎這樣膽小。只管催促。因穿了衣服。慢慢的走到鏡臺前。去裝飾。賈姨道。你此去是請罪。不要認做請酒。只須搭上。

一個包頭穿上一件舊青襖就是了。何消裝束。小小又笑道。裝束乃恭敬之儀。恭敬而請。有罪自消。如何到要蓬首垢面。青衣輕薄。起來遂不聽賈姨之言。竟梳雲掠月。裝飾得如畫如描。畧吃些早膳。就乘了車兒。竟到湖船上來。叫人傳稟。此時孟觀察正邊了許多賓客。賞梅喫酒。忽聽見說。蘓小小來了。心上雖然暗喜。但既發作一番。那裡便好。默默必須哼喝他幾句。然後收科。因問道。他還是自來。還是府縣拿來的。左右稟道。自來的。孟觀察道。既是自來。且姑容他進見。一面吩咐一面。據了高坐。以便作威福。不片時。人還未到。而前。而鼻孔中。早隱隱嘗麝蘭之味。將他暴

戾之氣。已消了一半。及到面前。雖然是淡粧素服。卻一身的嫵娜。滿面的容光。應接不暇。突然望見一個仙子臨凡。這孟觀察。雖說性暴。然正在壯年。好色之心。頗盛。見了這般美麗。恨不得吞他入口。只礙着觀瞻不雅。苦苦按納。惟小小也不慌不忙。走到面前。也不屈膝。但深深一拜道。賤妾蘓小小。願相公萬福。孟觀察此時心已軟了。說不出硬話來。但問道。我喚了你三日。怎麼抗拒不來。可知罪麼。小小道。若說居官大法。賤妾與相公睽隔天淵。如何敢抗。至於名公巨卿。行春遣興。賤妾來蓬去慢。這些風花雪月之罪。妾處烟花。不。故年年月月。日。皆所不免。賤妾

雖萬死亦不能盡償。蓋不獨爲相公一人而坐。還望開恩垂亮。觀察道。這也罷了。但你今日之來。還是求生。還是求死。小小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悉在相公欲中。妾安能自定。觀察聽了。不禁大笑起來。道。風流聰慧。果然名下無虛。但此皆口舌之辨才。卻非實學。你若再能賦詩可觀。我不獨不加罪。且當優禮。小小便請題觀察。因指着瓶內梅花道。今日賞梅。就以此爲題。小小聽了。也不思索。信口長吟道。

梅花雖傲骨。怎敢敵春寒。若還分紅白。還須青眼看。

孟觀察聽了。知詩意皆包。含着眼前之事。又不抗。又不卑。直喜得眉歡眼笑。遂走下。坐來親手攙定小小道。原來某鄉。果是女中才子。本司認失敬多矣。因邀之入坐。小小道。幾妾何才。止不過情詞曲折。偶會相公之意耳。觀察道。情詞會意。正才入之所難。遂携了小小。並坐在上面。歡然而飲。飲酒之間。小小左顧右盼。詼諧談笑。引得滿坐盡傾。觀察此時。見他偎偎倚倚。不覺神魂俱蕩。欲要留小小在船中。又恐官箴不便。直喚得醒。勸大醉。然後差人明燈折火。送小小回家。却與小小藉約下。到夜靜時。悄悄乘小船。到鏡閣下相就。如此者。一連三夜。大快其心。贖了小小千金。方纔別去。正是。

一怒雙眸裂

回噴滿面春

非關情性改

總是色迷人

孟觀察去後賈姨因問道。這觀察接甥女不去。待着府縣來拿。何等威嚴。自你去請罪。我還替你耽着一把干係。爲何見了你。只幾句言語。說得他大笑起來。這是何緣故。小道姨娘有所不知。但凡先要見甥女。後因不得見。而惱怒者。皆是欣慕我才色之美。願得一見者也。至於苦不得見。則惱則此惱。非他本心。皆因不得見。而生故甥女裝飾得可人。先安慰定他的欣慕之心。則後來之惱怒。不待言而自消矣。若青衣蓬首。被他看得不才不美。無可欣慕。不

見之而不畏賈姨。聽了不勝歡喜。道我也做過了半生。姣女進門。訣枕席上的訣。盜發人錢鈔的訣。死留不放的訣。到也頗通。從不知妓女中還有這許多竅脉。怪不得甥女享此大名。原來還有這個秘訣。蘇小小笑道。有何秘訣。大都人情如此。耳自有孟觀察道。番舉動遠近傳聞。蘇小小不獨美貌。兼有應變之才。聲名一發重了。然蘇小小却暗暗自思道。我做了數年妓女。富貴繁華。無不盡享。風流滋味。無不遍嘗。從不曾受人一毫輕賤。亦可謂僥天之幸了。須乘此車馬未稀。早尋個桃源歸去。斷不可流落爐頭償

王孫之債主意定了遂懨懨托病淡淡辭人或戒飲於繡
佛之前或遁跡於神龍之尾蜂蝶原忙而花枝業不知處
樓臺自在而歌舞悄不聞聲此雖人事看明巧於迴避誰
知天心有在樂於成全忽一日小小偶同了一個知己朋
友看荷花回來受了些暑熱之氣到夜來又貪涼坐在露
臺此時是七月半後已交秋風冷不期坐久又冒了些風
寒染成一病臥床不起醫生來看都說是兩感多凶少吉
誰知小小父母久無親戚雖有却也久疎惟有賣娼娘往
來親密見小小病體十分沉重甚是着急因含着眼淚說
道你點點年紀享了這等大名正好嘲風弄月的快活受
用奈何天之不仁降此重疾小小道娘娘不要錯怪了天
此非天之不仁正是天仁而周全我處你想甥女一個女
子朝夕與鴻儒巨卿談諧談笑得此大名者不過恃此少
年之顏色耳須知顏色妙在青春一過了青春便漸漸要
衰歇爲人厭棄人一厭棄則并從前之芳名掃地矣若說
此時眉尚可畫髻尚堪撩我想縱青黛有靈亦不過再五
年十年止矣而五年十年無非轉眼何如乘此香溫溫甜
密密垂涎刮目之時借風露天寒菱芳香於一日假巫山
雲夢謝塵世於片時使灼灼紅顏不至出白頭之醜纍纍
黃土尙動人青髻之思失者片時得者千古真不大爲得

計乎孀娘當爲甥女歡喜不當爲甥女悲傷。賈姨道說便是這等說。算便是這等算。但人身難得。就是饑寒迫切。還要苟延性命。何況你錦繡叢中之人。一旦棄捐。怎生割捨。你還須保重。小小娘兒。不聽。畧不再言。賈姨過了一目。見他沉重。又因問道。你交賈情多。不知可有甚未了。要倩人教意。否。就是後事從豐。從儉亦望示知。小小聽了。勉強道。交乃浮雲。情猶流水也。隨有隨無。忽生忽滅。有何不了。致意於人。至於蓋棺以後。我已物化。形消於豐儉。何有悉聽人情。可也。但生於西。冷死於西。冷埋骨於西。冷庶不負我蘇小小山水之僻。說罷。竟奄然而逝。賈姨痛哭了一場。

小小積下許多銀錢。欲要在上面多用些。又恐戚家無。紫蓋人。是非故。退七縮七。不敢舉行。忽一日。三四個青衣差人。飛馬來問道。蘇姑娘在家麼。若在家。可少留半日。若出門。可速速請回。我們滑州刺史鮑相公。立刻就來。面拜賈姨。聽見。不禁哭了出來。道。蘇姑娘。是在家。只可恨死了。不能接待。若是這鮑相公。要這歡買。備就煩尊駕。稟聲。不清家。差人聽說。都喫驚道。聞說蘇姑娘。只好二十餘歲。爲何就死了。果是真麼。賈姨道。現得樞在堂。如何假得。差人沒法。只得飛馬去了。不多時。早差見那鮑刺史。換

了白衣白冠。也不乘直走馬而來。到了西冷橋邊。便跳
下馬來。步行到門。竟嗚嗚咽咽的哭了進來。來到柩前。不
禁撫棺大慟道。蘇芳卿。你是個千秋具慧眼。有血性的
奇女子。既知我鮑仁是個英雄。慨然贖我百金。去求功名。
這麼就不待我鮑仁功名成就。來謝知己。竟辭世而去。耶
芳卿既去。却教我鮑仁這一腔知己之感。向誰去說。豈不
痛哉。哭罷。思量了半晌。忽又大慟起來道。這一段知己之
感。就是鮑仁的私情。就以公論。天既生芳卿。這般如
玉之貌。咏雪之才。縱才貌太美。犯了陰陽之忌也。須念圭
旁之難。畧畧寬假其年。奈何花終吐蕊。月尚垂鉤。竟一塵

